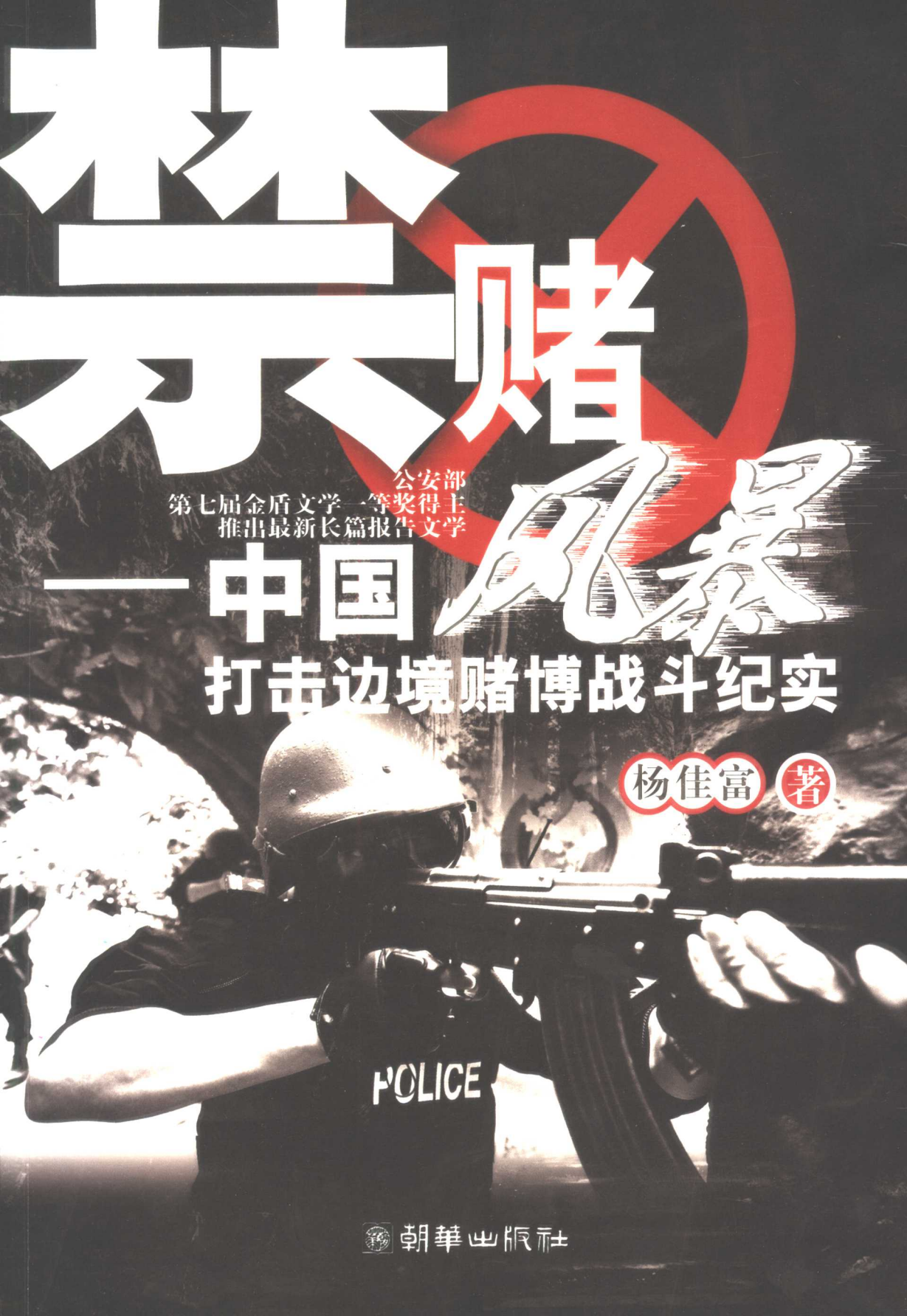




禁赌

公安部
第七届金盾文学一等奖得主
推出最新长篇报告文学

——中国风彩 打击边境赌博战斗纪实

杨佳富 著

朝華出版社

禁赌

风暴

——中国

打击边境赌博战斗纪实

杨佳富 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禁赌风暴/杨佳富著.—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5.8
ISBN 7-5054-1352-X

I.禁... II.杨...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7117 号

禁赌风暴—中国打击边境赌博战斗纪实

著 者 杨佳富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责任印制 赵 岭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433166 (总编室)

(010) 68413840 / 68433213 (发行部)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印 制 北京蓝空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别 平

字 数 315 千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4-1352-X/G·0721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引子

2004年10月10日,是我难忘的一天。我20年不见的同学——段理岗,突然来到我家里,他说冒死从赌场逃了出来,带着血写的控诉状找到了我,要求我帮助他揭露赌场黑幕。他说有很多公务员和党政官员在赌场里赌红了眼,把公款都输掉了,结果有的自杀,有的逃跑。还有很多人,把钱输光了不敢回家,就只好留在边境找活干,骗家里人说在这里做生意。更惨的是"借水"(高利贷)赌博的人,"放水"的人一开始态度特别好,一旦你输干净了,没有半点回旋余地。要么被逼自杀,要么被卖到缅甸的矿山去挖矿,一个人卖2000元人民币。在缅北地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可嫖可赌但不可赖账,如赖账或抢钱重则处死,轻则挑脚筋,用香烟头烫人的阴部、龟头、及乳头等地方,用钢钉打头颅,用辣椒水灌阴道,有的被扔去喂蚂蝗等等,比国民党的渣滓洞牢房还毒十倍百倍。他亲眼看着几十个云南的年轻人就是在境外输光后,抢了当铺的钱被枪毙,他亲眼看到有24人被逼跳楼。

他在我这里住了几天后失踪了,我想了很多办法找他,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就在段理岗离开不几天,我已经退伍6年未见面的战友杨茂军又找到了我,向我诉说了无处申诉的冤屈:

受迫害人杨茂军,男,彝族,现年31岁,保山市昌宁县珠街乡比此村沿星小组人。原在瑞丽市景成集团公司,任总公司办公室驾驶员;

受迫受人番文选(杨茂军之妻),女,汉族,现年23岁,保山市隆阳区潞江乡东松村三组人,原为瑞丽市新东方公司设在缅甸龙马的百家乐赌场的服务员;

受迫害人番文恩(番文选之弟),男,汉族,现年17岁,保山市隆阳区潞江乡东松村三组人,原为瑞丽市新东方公司设在缅甸的龙马百家乐赌场的外联员。

——中国境外,亲人突遭诬陷

2004年8月26日,早上7:30,应招受聘在新东方赌场上班的我妻子番文选,像往常一样,到公司设在缅甸龙马的百家乐赌场上班,其工作职责是在百家乐台上当发牌手。上班到下午四时许,赌场办公室主管杨杏华(女),叫她到赌场贵宾休息室,接受赌场管理员XXX(不知名)的盘问。当她走进休息室,见里面有三四个人。他

禁赌风暴

们盘问,她有没有在上班时,偷窃赌场的筹码?说赌场的监控设备,已录下了她偷筹码的现场录像,叫她老实交代问题。她当时就要求他们把这个镜头回放给自己看看,但遭到了他们的拒绝。紧接着,他们就给她戴上手铐,囚禁在一个小房间里。

随后,他们又将刚到同一赌场上班十余天,任赌场外联络员的她弟弟番文恩,传唤到另一个房间内,进行单独讯问和囚禁。

——中国境内,自己被人劫持

2004年8月26日下午5点左右,我正在位于瑞丽市卯喊路中段的景成集团总公司办公室内上班(总公司办公大楼三楼)。突然,公司小车班班长付建忠,打电话通知我到公司保卫处办公室,说有人要找我。我刚接完电话,保卫处处长钱岩保已来到了我上班的地方。我和钱岩保一同下楼,刚到公司楼前的停车场,公司分管赌场事宜的负责人毕鸿萍(女)已经在那里等我。

接着就看见新东方赌场的小头目之一,人称谭哥,带着四个保镖(其中一名保镖叫聂洪,贵州人),开着他的专车(本田轿车、车牌号云N2211境),也来到了停车场。他们几个人过来就问我:“你和你妻子在干什么?”

我感到莫名其妙。他们又问我:“你妻子在赌场里偷筹码你不知道吗?”

我问:“我在这景成公司里上班,我妻子在赌场里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一伙人,就把我带到景成集团公司总裁董勒成的办公室,公司总裁董勒成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保山人。他说:“你们上班就好好上班嘛,你们这样一搞,连我都搞着了。”他又跟赌场来的人说:“你们看着办吧!”

随后,他们几个就把我押解下楼,劫持我上了一辆赌场专门用来接送客人的小型客车(东南得利卡)上,夺走了我的手机,并将手机关闭掉。那个谭哥,还吩咐坐在我前后左右的四个保镖:“好好看着,不准他打电话与他人联络。”

——中国境内,租房公然被抄

他们说要看看我家有无罪证,就开车劫持我来到位于瑞丽市保安公司大院内我的租住房。从2000年底开始,我就在此长期租住该房,我与妻子结婚后,家也就一直安置在这里。

一伙人逼迫我打开家门,然后就非法闯入我家,对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进行细致入微的抄家式搜查。搜索结果,他们没有找到赌场筹码,或其他任何偷窃赌场财物的所谓罪证。却把我妻子放在床头抽屉里的一本存折,我的两张废弃的农行信用卡及家里的三千多元现金拿走。

随后,他们劫持我来到位于瑞丽市华丰大型边贸市场旁的农业银行瑞丽市华丰分理处门前,把我看管在车上。打电话到境外赌场,拷打逼问我妻子说出存款密码,把存折上的126000多元存款,全部从银行里取了出来。

——光天化日,被绑出境受刑

一伙人取到钱后,把我劫持在车上,开车从瑞丽市出发来到中缅边境,并毫无阻

拦地直接开车出境，将我绑架到缅甸的新东方龙马赌场里，押解到一个小房间。他们动手将我身上的1000多元现金，一张我个人的工资存款信用卡等物品全部搜光，并强迫我脱去脚上的鞋子。

他们严刑逼问我信用卡的密码，我受刑不过，不得不说出密码，他们立即派人，再次返回中国境内，将我信用卡上的5000多元存款，全部从银行提出，取到境外赌场。

——中国境外，遭受酷刑折磨

我由中国境内，被绑架到境外的缅甸龙马赌场，时间大约在下午6点左右。到了这里，我才知道我的妻子番文选，妻弟番文恩，都已经被赌场打手各囚禁在一个房间，接下来的四个多小时里，我们三人分别遭受了赌场打手的轮番酷刑折磨。

他们先到另一个房间酷刑折磨我妻子番文选，逼迫她承认偷窃了赌场的筹码。接着又来关押我的房间里拷打我，逼迫我承认与妻子共谋偷盗赌场筹码，去筹码房兑换成现金。其后，又去另一个房间拷打我妻弟番文恩，逼迫他承认与我们串通一气，合伙参与此事。然后，又重新去折磨我妻子。就这样一遍又一遍，一轮又轮地轮番对我三人分别拷打讯问。刚开始，我与他们据理力争，问他们有没有在我三人的身上，或我家里，找到一个赌场的筹码？既然是监控设备拍摄到我妻子偷窃筹码的现场录像，那就回放给我们看看。但这些合理的要求，不但被他们无理拒绝，反而更变本加厉地毒打我们。

在囚禁我的房间里，十几个赌场的打手，由新东方赌场老板的大儿子谭志伟，老板的兄弟谭南，以及人称谭哥，豪哥等人带头，一声“打”字出口，十几根警棍便“噼噼啪啪”雨点般打击在我的身体上。

之后，他们还换用更加毒辣的手段来折磨我。他们几个人强行拉住我的手，按在桌面上；另一个人举起警棍，猛力往我的手上打击。这还不够，又强行把我的手拉直伸在半空，另一个人拿警棍打击，要想把我的手臂打断。幸好我几次都猛力挣脱，否则，我的手臂不知要断成几截。

谭志伟一边对我拳打脚踢，一边恶狠狠地对我威胁说：“你今天要是敢反抗，就打死你！”“你知不知道？我从开望江楼赌场起，几年来不知打废过多少人！你相信不相信？我今天同样敢把你打废掉？”“你是不是还幻想景成集团的人会来帮你？救你？”

谭南也在一旁凶巴巴地叫嚷：“我们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

赌场的这群打手，如此这般轮番对我们三人，拷打了不知道多少遍，我们几次被他们打得实在无法支撑而昏死过去，他们又用冷水将我们泼醒转来，并继续接着拷打。仅仅是拷打我一个人的过程中，他们竟当场打断了两根橡胶警棍，打弯了多次。

——中国境内，租房再次被抄

在境外赌场对我三人进行私刑毒打的同时，谭志伟一伙，又一次派出聂洪等两个打手，返回中国境内，对我在瑞丽市保安公司大院内的租住房进行再次抄查。并且

禁赌

风暴

交待两个打手把我家的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都拿到缅甸赌场里去。

聂洪两人在进入我家的过程中,他俩打不开内房门,就准备推窗户进房。将窗户的窗框推断了,却无法进房。他俩就用我家的菜刀,将木门板砍了一个大洞,才将内房门打开。进入房间后,重新细致搜查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将我放在外衣袋中的一万多元现金搜走。两人还把我的摩托车,从我家骑着出来,越境开到缅甸龙马赌场里。

——生死抉择,无奈屈打成招

在无数次的酷刑拷打面前,我们都拒不承认,也无从承认他们所捏造的罪责。他们一伙看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办法。谭志伟等人对我们说:“不管你们承认不承认,结果都是一样。你们的所有钱物,我们现在都已经全部拿到这里了,量定你们有天大的本事,也拿不回去。如果你们承认了,就放你们回中国。要是再不承认,就把你们交给缅甸军方处治!到时候,生死就全在他们的手里了。”

我们以前也经常听说,一些欠了赌场赌债,无法偿还的人,就被赌场交给缅甸军方。随后,这些人就像在地球上蒸发了一样,再也不存在了。想想这样的可怕后果,我们就想与其冤死在异国他乡,让这不明不白之冤永沉海底,还不如先屈打成招,先活着回到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里,以后再找机会,向他们讨个公道。尽管祖国隔我们仅几十米之遥,但毕竟有一条国界线横亘在这中间啊!我们在这里叫天不应!喊地不灵!

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我们被逼无奈。最终违心地承认了他们所指控的全部罪行:我妻子番文选违心地承认了偷窃赌场筹码的“事实”;我也违心地承认了与妻子共谋的“事实”。在逼迫我们口头承认后,他们又逼迫我写出书面“坦白材料”,并强迫我们在此材料上,按上自己的手印。在按手印时,我妻子番文选当时已被他们折磨得不省人事,他们就拉起她的手,在印盒里按上印色,然后在材料上按上她的手印。

——历经磨难,终于返回祖国

我们被屈打成招后,已经接近晚上10点钟。后来,瑞丽市景成集团公司分管赌场事宜的负责人毕鸿萍(女),来到境外赌场过问此事,他们一伙才最终同意放我们回中国。临走时,他们又一再警告我们说:“不准对任何人说,你们是被赌场的人打伤的。只能说是被缅甸人抢劫受伤,或者说在外面打架负伤。”

我和妻弟番文思一瘸一拐地走出房间,而我妻子番文选已经昏迷不醒,由两个保安背着出了房间。我们被送上一辆赌场用来接送客人的小客车上,终于从缅甸龙马新东方赌场,返回到中国境内。祖国啊,母亲,我们终于又回到了你温暖的怀抱!我们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折磨,身在国土的这一刻,一颗高悬在半空的心,才一下子落到了实处。

——住院部内,伤情惨不忍睹

回到瑞丽市后,由于我们的伤情十分严重,毕鸿萍和两个保安,送我们到瑞丽市民族医院住院治疗。医生检查我们的伤情时,我们迫于赌场的威胁,我和妻弟都谎称是打架受的伤,而我妻子番文选则被谎称为被她丈夫殴打致伤。医生和其他病人,看

到我妻子惨不忍睹的伤势，纷纷出言痛骂：“世界上竟有这样狠心的丈夫，把自己的妻子都打成这个样子！”我在一旁听着，心如刀绞，悲愤交加！可我又什么也不能说，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经医院全面检查和诊断，我们三人当时的伤情如下：

杨茂军：鼻骨中前部线形粉碎性骨折；四肢、胸背部、臀部软组织严重顿挫伤，淤血青紫，肿胀僵硬；右肋骨踢伤，呼吸和咳嗽时剧烈疼痛；左足打伤，无法正常行走；全身血污、疼痛难忍，坐卧不能。

番文选：双上肢，双下肢软组织严重顿挫伤，淤血青紫，浮肿僵化，昏厥不醒，血压低下。右上脚和右下肢，伤势最为严重，伸缩困难。

番文恩：胸背及四肢、臂部、多处皮肤青紫肿胀，疼痛剧烈，行动困难。

我们三个人一齐住院，每天要开支大笔的医药费。而现在家里的钱，已经全部被他们洗劫一空。在无力承担高额医疗费的情况下，我妻子在医院里住院四天，就只好回家里疗养。而我和妻弟，无钱打针输液，只有靠在伤处喷点云南白药，硬熬过来。

——问天问地，冤屈何处申诉？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我们的伤情虽然已经基本好转（我妻子番文选，仍不能下地走路），但在心里刻下的伤痛，却永远无法痊愈！问天问地，我们的冤屈怎样才能申诉？又向何人何部门申诉？

俗话说，捉奸捉双，拿贼拿赃。从他们盘查我妻子开始到两次抄家、搜身，最后对我们酷刑拷打，都根本没有在我家里、身上找到半个面值一元钱的赌场筹码。而我们要求看看他们所谓的监控录像，为什么最终都没有让我们看？那么，他们诬陷我们的“偷窃之罪”证据何在？

退一万步讲，就算我妻子真的在你赌场偷窃筹码，证据确凿，人赃俱获，那也只是她一个人之错，他们完全可以把她交给有关执法部门，依法惩办。为何要滥用私刑，拷打逼供？而此事更是与我何干？与她弟弟番文恩何干？要我们一同受刑。

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竟然在中国境内，将一个正在单位里上班的中国合法公民进行劫持，绑架出境，对其非法拘禁，私刑折磨，刑讯逼供！朗朗乾坤之中，他们竟然两次非法入侵国境内瑞丽市保安公司大院内的私人住宅查抄家产，拿到境外赌场！他们甚至几次把存在中国境内正规金融机构的私人存款，全额取尽，拿到缅甸赌场！他们何以有这么大的胆子？完全置中国的法律于不顾，完全不把中国公、检、法机关放在眼里，完全不把中国边防武警官兵放在眼里。想入境就入境，想出境就出境，想抓人就抓人，想抄家就抄家，想把多少私人财产转移出境都行，说关就关，说打就打，把《宪法》赋予一个中国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人格权，私人住宅不受侵犯权，私人财产不受侵犯权等践踏在脚下，这一切，他们凭的是什？靠的是谁？

他们竟然狂妄叫嚣：“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多少年来不知打废过多少人。”可见这股黑恶势力，已经发展做到何等地步。这些年来，他们不知残害过多

禁

赌

风暴

少人？谁人知道？哪个敢管？我们只不过是那些众多被害人中的三个罢了。

据我们掌握，他们虽然把赌场开设在中国境外，但赌场老板谭文，其弟谭南，其子谭志伟、谭志满，以及人称谭哥、豪哥、三哥等赌场的主要人物，都是中国人，他们的住所，都在中国境内瑞丽市。赌场里的管理人员，巡场，监台，服务员等全都是从中国招聘的。甚至纷纷到赌场里参加赌博的大小赌客，绝大多数也是中国人，玩的都是人民币。

他们之所以敢如此狂妄，无非就是他们长年开设赌场残害中国同胞，狠狠地赚了几十个亿的黑心钱！然后用钱开路，用钱打通各种关节，所以在当地独霸一方，为所欲为，无人能管，无人过问。

但我们相信，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像新东方赌场这样的黑社会组织和黑恶势力，终究有一天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看了他的诉状，看了他被打成残疾的身体，我伤心的流泪哭了，我多么希望中国来一次彻底的中国大禁赌。作为一名边防警察，一名记者和作家，责任和良心促使我将这些情况向上级报告，正巧公安部也收到很多群众的来信，公安部迅速派出了暗访组到边境进行调查，他们得到的情况比我说的还要严重，他们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公安部领导和中央首长的高度重视。于是，一场中国禁赌大战在边境和全国打响了。

目录

引 子

第一章 血泪控诉

——赌场工作人员的自述 1

第二章 雷霆震怒

——赌博危害面面观 73

第三章 利剑行动

——边境打击赌博纪实 101

第四章 禁赌风暴

——中国围剿赌博写真 120

第五章 任重道远

——禁赌面临的挑战 191

第一章 血泪控诉

——赌场工作人员的自述

在云南省漫长的国境线上,很少有河流、山脉这样的天然屏障,绝大部分边界都是穿村落、过田地的陆地界线。除了大大小小的国门外,进出国境的便道数不胜数。当地的边民经常就走这些习惯性通道跨境往来。这样的地理特点决定了境外的赌场可以开在最贴近中国边界的地方,一些赌场离国界只有十几米、几十米。赌客们瞅个机会就跑过去,边境管理的难度极大。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临近云南的金三角地区出现了少数赌场。1998年8月26日,缅甸掸(音同“善”)邦东部第四特区政法部颁布《博彩业试行管理办法》,中缅边境上一个叫勐拉的小山村迅速变成一个宾馆林立的赌城,并在5年内实现了年财政收入2亿元人民币的飞跃。勐拉的经验被迅速效仿。在德宏、瑞丽、潞西、陇川、盈江、姐告及临沧、保山、怒江、思茅等边境州、市对面缅方一侧,一下子冒出数十家赌场。经调查,赌场的投资者、经营者为缅甸、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公民,有些中国公民在缅甸开设赌场后加入了缅甸国籍。赌场的工作人员90%是中国公民,参赌人员则大多来自云南以及四川、广东、浙江、福建等经济发达的地区。与中国北部和东南部的边境赌场相比,缅甸的赌场以数量多、服务好和进出方便,吸引了众多中国赌客。

我在引子提到的同学,就是中国边境赌场的见证人和受害人,我将他带着血写的控诉状和所言整理如下:

几个有钱人合伙入股(有缅甸人有中国人),在缅甸紧靠中国边境线一带,租赁当地有势力的人家的房屋作为场地(最好是缅甸当局军政人员之家的)。屋里摆几张百家乐台桌,设一个筹码房,供一尊杀气腾腾的关老爷神像。码房前挂一个大大的“当”字,一块“讲究信誉,无息借款”的牌子,和一块“本公司24小时提供96折优惠礼码”的标牌。在墙壁的显目处贴上“公平、公正、公开”的大红字,挂一块“百家乐牌例”,及一块内容为:

禁赌风暴

警告

铃响停止投注,如服务员发牌有误,该局或该盒牌作废,宾客收回原注,不予通赔。

本场禁止一切作弊行为,如有发现,交缅甸军方处治!

(交给缅甸军方,就意味着遭酷刑,坐水牢,甚至一枪把你崩了,怎么死都不知道,比死一只蚂蚁都没有价值。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在缅甸的赌场里作弊,是不是?)

门口置一架贴着“欢迎光临”大红字的屏风,横七竖八地扯几条彩带。专业的杀人老千场就这样建起来了。

当然,还得要一群帮手才行。聘请一两个有管场经验和能力的人做现场经理或主管,四五个职业老千杀手做发牌手,招聘五六个青年男生任监台,二十来个女青年做赔码的服务员,再招用三四十个中年男女冒充赌客打庄闲,四五十个外围上中国大街边招呼拉客。雇佣几个缅甸现役军人做赌场保安,当地黑社会烂仔当关押看守折磨人质的打手。

另外,按期定时给专门搞越境偷渡吃便道饭的蛇头老大交点便道费;给地痞流氓黑社会老大送点保护费,给当地有关军政部门人员送点好处费。

这样,请人选个黄道吉日,诵读几遍伪善真经,烧很多的金银元宝、黄白钱纸,祈求各路神灵保佑其财源滚滚,在“噼噼啪啪”的喜庆鞭炮声中,“杀人娱乐公司”或“杀人场娱乐公司”就正式地挂牌成立,开场营业了。

两个故事

在瑞丽市的大街小巷,宾馆酒店,车站门口,到处守候拉客的“杀猪场”的外围人员,与人搭讪时,张口就是:老板,百家乐赌场。到我们公司娱乐,享受缅式正规按摩,观看人妖大象表演,我们公司免费接送。过去看看嘛,玩不玩都没有关系。

后来,一些人将“人妖大象表演”,加上点黄色彩,改编为“人妖嫖大象”。现在,我就首先给列位看官,讲两个我听来的关于“缅式正规按摩”,和“人妖嫖大象”的故事。

一个故事发生在2003年下半年,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当时,我在玉鑫娱乐公司的杀人老千场中冒充赌客赌钱,也就是所谓的假老板,内部叫协会或打码的打庄闲的。一天,听别人说,开在帝皇场子的鸿发娱乐公司关门了,原因是一个女大学生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一个走出大学校门的女学生,到瑞丽旅游。在街上遇上鸿发杀人老千场的外围人员。拉客的人向她介绍鸿发娱乐公司的优惠情况,也就是如上所述的“免费接送,保证安全,享受按摩,观看表演”之类。为了领略一下异国风情,她不禁动心,便跟着那个外围,一头钻进了虎口狼窝。在鸿发赌场的百家乐台上,将身上所带的现钱送完

输光后,又不知不觉地被场里的签单手套牢,借公司的筹码扳输了,结果越陷越深,欠了赌场大笔赌债。最后,便顺理成章地被关押进签单房囚室里,无法脱身。看守她的几个赌场打手,见她几天都还不出赌债,垂涎她的可餐秀色,就轮流将她强暴了。她体验了所谓的“人妖嫖大象节目表演”。

后来,家里赎她的汇款到账,她才得已脱身缅甸赌场,返回祖国。回到中国瑞丽市,便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人员按法律程序,通过国际交涉,到缅甸鸿发娱乐公司调查取证之时,这个赌场早已得到内部消息,关门歇业,人去楼空,成为历史。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2004年3月初,那是我所上班的帝皇杀人老千场关门后,我第二次到思达杀人老千场上班的第一晚上听说的故事。

思达杀猪场上一次关门停业,是因为一个上海老板。这个老板被拉进这个屠宰场后,连续激战了两天两夜。身上和卡上的一百多万元钱,全部被杀个精光后,又钻进了赌场设置的又一个圈套,借公司的筹码来赌,结果又欠了思达赌场七十多万元的巨额赌债。他这才发觉自己上当受骗了,就趁人不备,拔腿逃跑。

跑出思达大门,就是缅甸金皇宫的院子;再跑出金皇宫院门,就是南坎到木姐的公路;公路正对面,就是中缅两国相通的国门;中国一方就叫姐告大国门。只要这个老板跑过国门到中国一方,就安安全全地没事了。就算被缅甸警察或中国武警抓到,大不了坐一阵子牢房,花点钱就罢了。

可惜他不像我这样熟悉情况,没有跑过马路奔向中国国门。却拦了一辆缅甸出租车,乘车逃到500米远的缅甸木姐街上。在大街边给上海家人还是朋友打国际长途电话,让那边的人马上报警,赶快来救他的命。电话还未说完,思达赌场追赶他的打手已到身旁,不由分说,当头几棒,将他打昏,几个人拉着他的脚手,就往车里塞。木姐街上的缅甸警察看到这一幕,刚走过来查看情况,拉他的这辆车,早已发动起步,车子开出一段路程,他的双脚还露在来不及关好的车门外面。他就这样在木姐大街上,在缅甸警察和围观人群的眼皮底下,被打昏拉走了。

听说拉他的这辆车,不敢驶回思达赌场,而直接把他拉到缅甸山上的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他当然少不了免费享受一整套外围所说的“缅式正规按摩”了。

上海那边接到他的电话,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上海公安机关又电请云南省公安机关协查,云南省厅又下转到瑞丽市地方,再经外事部门与缅甸政府交涉。等到一系列法律程序和国际间的交道完成,思达娱乐公司的股东,到一般的服务员、监台、协会等人员,早已就地解散。只留了一个空场子,等着中缅两国的有关人员前往调查取证。

我不知道这个上海老板叫什么名字?年纪多大?我衷心希望他最后平安地回到了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里,现在仍活生生地存在于世上,与家人一起享受着幸福自由的生活,从事着他不断发展壮大的事业。我从听到这个故事时,直到现在,心里一直都牵挂着他的安危。害怕他会成为又一个需要我为他申冤昭雪的,枉死在异国他

乡的孤魂野鬼。

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

要说起我这两年来在缅甸赌场的故事,还得先从我七年前,背井离乡的辛酸往事,从头开始说起。

1995年底,我因挪用公款 4,381.00 元的严重错误,被昌宁县信用联社人事股予以辞退。说辞退好听一点,其实与开除是一样。我从 1984 年 12 月,被珠街信用社招聘为临时工开始,已经在农村金融系统内,干了整整十个年头。

被辞退回家后,我也发奋想干出点名堂,挽回一些自己丢光了的脸面。便借钱买了 32 只山羊,以及一头母猪,10 头小猪,唱起苏武牧羊的戏文。逢人则自嘲曰:现在我升官发财了!——升为羊倌,发点羊财。同时,还买了一台电动机,一台粉碎机。并且拿出最肥的土地,栽种了 1.5 亩烤烟。认认真真地干起了家庭种养业。

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十头小猪养到半大,一天在自家地里放牧,不小心被放在地边已经大半年的老鼠药,毒死了七头。当年种植的烤烟,因为不懂有关栽培技术,大面积染病,无药可救;再加上烤制不当,才卖了几十元钱。还好当年种植的七八亩玉米,喜获丰收。一家四口,才没有挨饿。

第二年,总结头年种植烤烟的失败经验,又花钱请人开垦了 1.5 亩的生地,同时租种了我父亲的相连在一块的 1.5 亩山地,栽种了共三亩多的烤烟。并且,购买水管,自己埋设在地下,把一公里外的水源,直接引到烤烟地中,用于浇灌。一边放牧山羊,一边种植烤烟和玉米等作物。

真是屋漏偏逢连天雨,行船正遇打头风。当年的天气,特别异常。从烤烟正式大田移栽开始的一个多月,天上没有落过一滴雨星。我白天牧羊,晚上一大半夜都和家人在地里栽烤烟、浇水。头天晚上刚补栽的烟苗,第二天又被太阳晒死,被虫子咬死。死了补,补了死,再死再补,直到垄垄无空塘,塘塘皆成活。总算久旱逢甘霖,盼到下雨了。然而,这雨一下就下个不停,连续四十多天,除了中间有三个晴天外,不下大雨,就下小雨。九亩多的玉米地和三亩多的烤烟地,地里满眼绿葱葱的杂草,长得比玉米苗和烤烟苗还高出许多。而雨中耕过的玉米和烤苗,又好像是着了痼病,黄蔫蔫地,总也长不大。而且,祸不单行,辛辛苦苦放牧了一年多的羊群,剔除这期间的自然损失伤亡不算,虽说净发展了二十多只,可是,当初买的二百多元的小母羊,现在长成老母羊,它生的小羊,也长到了与当初买的小母羊一般大。而这两母子羊一块卖,还不到原先的价钱!真是气死人了!

我自小读书十年,毕业后被推荐到保山民族干部学校,学习畜牧兽医技术。回乡不久,就应聘参加工作。又是十年,生就了一副文弱书生体质,确实无法适应繁忙粗重的农村生产生活。这也罢了,我可以慢慢锻炼出来。但让我不堪忍受的是思想上的

巨大压力,我在舞台上的时候,大红大紫,风风光光;今朝落马,真是凤凰掉毛不如鸡了。在我家乡那儿,古人传说是“槽中无食猪拱猪的羊街槽子”,那些一辈子没见过山外之天的农家人,就眯着一双双势利的小眼睛,有的人前人后说闲话,有的幸灾乐祸看笑话,有的落井下石放黑枪。

也就是在这两年中,对我关怀备至恩重如山的岳父大人,突得脑溢血,不幸去世,我又顿时失去了往昔的得力靠山。雪又逢霜的家里,其时内债外债,步步紧逼。而我内心又急于求成,巴不得一下子就东山再起。连连遭遇的困难挫折,不堪重负的思想压力,使我产生了出门闯世界的念头。于是,我瞒着两个孩子,偷偷和爱人商量,就让我出门打工算了。爱人当然舍不得我离家出走,但她又非常同情我的不幸遭遇,理解我的痛苦心理。看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种苦难,出于对我的万分疼爱,她竟甘愿做出巨大的牺牲,最后同意我出门闯天下。俩人甚至商定,各自另找一个对象,慢慢提出离婚,分开各为一家。但一辈子都要互相帮扶提携,永远也不能忘记对方。

1997年农历8月29,那是一个阴雨淋淋的秋日。我拜别了生育抚养我长大成人的父母双亲,拜别了待我如亲子恩深的岳母大人,抛弃了正在读书的两个爱女,抛弃了相依为命的结发妻子,挥泪辞别了正待复兴的家园,离开了生养长大的故乡。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么将一把朽骨头丢在外面,要么就开着自己的小车重回家乡!

2003年9月9日,我在缅甸玉鑫赌场,忆及辛酸往事,当时情景历历在目。

初入杀人场

几经辗转,几经周折,我来到了我几年前来过的瑞丽。短短几年,瑞丽却改变得几乎认不出方向。原来小店小铺,挤成一堆的台丽街,现在一段改为宽阔的大街,一段建成花园式的珠宝步行街。原来的田坝上,新建成了水上娱乐园,以及华丰大型边贸市场。原来正在建设中的景成大厦,现在也正式营业。而我原来预见到,却不愿意看到的,我以前任职的三泰珠宝有限公司,现已破产;以前待我很好的老总,听人说也去了缅甸仰光。

我人到瑞丽,身上已一文不名。忙着找从前的朋友,因几年都不联系,一时却无法找到。刚巧在街上,碰到在瓦窑时有过一面之交的熟人杨梅新,便把行包寄放在他那里。后来,才在保安公司,找到老乡杨茂军和杨树德。就厚着脸皮,在杨茂军家吃饭,与杨树德挤着住。

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第二天,我便开始去找工作了,找了两天,一时无法找到。有一天早上,我打听到中缅街永和大酒店开业在即,正四处招兵买马,就准备前往一试。在车站附近,遇到赌场的外围。他们听说我要去中缅街,一伙人都围上来,热情地说:“老板要去中缅街?我们公司免费接送”。

我问:“要不要办出境证?”

禁

赌

风暴

他们说，“我们公司免费办证”。

就这样，还未等我想清楚，便被他们拥着，请我上了一辆出租车。车过瑞丽江大桥后，往右拐行，不一会又往左拐，不久车停了下来。我问：“在哪里办证？”

他们回答：“办证很麻烦，走便道算了。”

我心里开始有点慌了，对他们说：“办证安全点，我要办证。”

他们回答：“老板请放心，我们公司 24 小时保证客人安全出入境。”

我下了出租车，又被一辆摩托车载着，往公路右边岔了进去，直接到了国境线上我方设置的铁栅栏边。下得摩托，在铁栅栏那边接应的人，已经把设在铁栅栏中间，不足两尺见方的一扇铁门打开好了。在一声声“快点，快点”的催促声中，我钻过铁门，看到了远处立着一块界碑，上面醒目地刻着两个字：中国。我心里明白，界桩的那边，就是另一个国家了。虽然我前几年在瑞丽呆了一年多时间，我只有来到过铁栅栏边上看看，从来没有到过友好邻邦缅甸的土地上。

跨过界桩边的一条小水沟，我的双脚已经踏在了异国的领土上了。在这面接应的这个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阿贵，他本人是傣族，手下有好多兄弟，专门负责接送赌场内部的人员，以及来赌场里玩的客人出入境线。几乎中缅街，清水河专门开“杀猪场”的股东，都要同他接洽，按期定时给他保护费，便道费。否则，你就是一只只会飞的小鸟，也不要想轻易地越过铁栅栏去。

阿贵陪着我沿小路走了约一百多米，就到了清水河渡口。渡口上已经有人和车子，专门等着我们了。我被请上车坐下后，车就发动行驶了。车行 50 米往右转，再行 50 米就岔上正式公路了。但车没有上公路，而是一个 180°左转，调头直接开进了公路边的一道大门。车驶进大门就在院子里停了下来，两扇铁门就立即被人关上了。正对大门的院子西边，也就是靠我刚来的中国方向上，有相连在一起的两栋两层平顶房。左手边的那栋平房下层，两格被卷帘门封住，一格开着。开着那格的前面，置一屏风，上面贴着“欢迎光临”四个大红字。门上方是一块大字招牌“月亮湾娱乐公司”。

我被请下车后，从屏风后又转出一个胸口上挂着红色塑料工牌的人，来迎接我进赌场。后来我才知道，他叫陈贵生，是月亮湾赌场的主管。进得场来，只见这个不大的赌场，共设了六张百家乐台子，已经开台的五张台上，都坐着多少不等的男女老板，正在下注参赌。我心里想：这个赌场的生意还不错嘛，这一大早的，就有这么多老板来赌钱。

主管领着我刚进场子，几张台上的服务员们，就纷纷热情地招呼我：“老板！这边有位，请这里就坐。”“老板！这边好路，长庄长闲，来这张台上发财”。

我在 3 号台的 5 号位上坐下来，傻傻地看这张台上的男女老板，打庄打闲，下注参赌。看见他们中的几个老板，一边中了几把，赢了好多钱，又看见一个老板输了个精光，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叠百元大钞，往台上一扔说：“买码！”

服务员喊：“8 号位老板买码。”

主管接过钱来数了数问：“老板，是不是一千？”

他“嗯”了一声，主管便吩咐服务员：“给8号位老板出码一千。”

服务员便给了他出了几个面值五百一百的筹码一千，说：“老板请收码。”同时将一个面值一千的筹码，放在码盒外边的台面上记数。等主管将钱交进筹码房，里面的人给了他一千码，他拿回到台上丢给服务员说：“回码一千。”服务员才将刚才记数的筹码，连同码收到码盒里。

而8号老板收了他买的一千筹码，点点没错，就开始继续下注参赌。这之后，服务员又在开局报点的空余时间，齐声喊：“老板，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老板，台上可以直接购买筹码。”

我没有买码，因为我不是来赌博的，我是来找工作被拉到赌场的。所以，我对热情地坐在一旁，劝我趁着好路子赶快买码赢点钱的主管及其他好心的正在场里赌钱的老板说：“我先看看”。

我看他们开完了一盒牌，把这盒牌全部交回码房。又把准备好的另一盒牌，共八副，正面向上按黑红梅方四门，及12345678910JQK的顺序，成扇子形状摆成八溜。服务员又喊：“老板，请验牌。”全台参赌的老板，都认真查看了一会儿说：“可以洗了。”发牌的服务员小姐，便把牌收拢来，四副扑克牌拼成个字形，共两个字。左右手各按住一个，顺时针方向一转，两堆牌就先小后大变成两个大圆圈。再把两堆牌拼在一起，搓洗几遍。又把牌翻成背面，搓洗几遍。然后才把牌收拢叠齐，双手又交叉洗了两遍。最后拼成一条让参赌的一个老板切牌后，才把牌放入透明的牌盒中，准备重新开局。这个发牌手的整套洗牌的动作，是那么熟练和优美，我想她肯定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吧。

接着，服务员齐声报牌：“百家乐开，小牌八张，第八张，什么。”

然后问：“老板，要不要先开路？”

台上的一群老板，有的说先开三个路子，有的说不用了，就开始下注。有打庄的，也有打闲的，第二盒牌就这样正式开局了。我在瑞丽时，曾到当时在瑞丽开场的几家场子里看过几回，虽说有关的牌例我搞不懂，但起码的规则我是知道的。

在看他们一群人投注参赌的空隙，我才开始仔细观看这个赌场的布局。进门口靠右墙角，用胶木板隔出一个单间，就是场里的筹码房。筹码房的窗口两边，挂着“筹码房”“当”、“本公司24小时提供96折优惠礼码”、“讲究信誉，无息借款”等大大小小的招牌，有的横写，有的竖写。进门右手边的墙上，挂着一块一米见方的告示牌，白底黑字是：

警告

铃响停止投注！如服务员发牌有误，本局或本盒牌作废，宾客收回原注，不予通赔。

本场严禁一切作弊行为，如有发现，交缅甸军方处治！